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红尘碧玉

(台湾)云中岳 著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紅 塵 碧 玉

(台灣)云中岳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红尘碧玉

(台湾)云中岳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420千字
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
印数:1—5000册

ISBN7-6484-0193-3

定价:19.80元

内容提要

明朝末年；连年征战。老百姓生活如水火，真是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由于清兵大举入关，李自成兵败。传说李自成死于九宫山，但是李自成带有大量金银珠宝不知去向，一时间风云四起，各路豪杰都相继登台，演示了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、情仇、尽忠、报仇血恨，充分展示了人性的本质。

一

小客船靠上文星桥码头，舟子们有好一阵子忙碌。两位中年人登上码头，背着手眺望附近的景色。

码头一带，仍留有烽火的遗痕，零落地建了半条街土瓦屋，居民比十余年前少了十分之七。城墙高仅丈余的湘潭城，要恢复元气，恐怕还得十年岁月。

湘江流哉号称渔米之乡，但是，廿年烽火，把这一带毁灭得几乎成了死村荒城，十室九空。

李自成与张献忠两个杀人魔王，先后把这一带闹得烟消火灭。然后是左良玉的叛兵，与何腾蛟的王师你来我往。最后是清兵南下，与何腾蛟展开了为期七载的拉锯战。结果是何腾蛟尽忠湘潭，他所收编的流寇李过（李赤心，李自成之侄）、郝摇旗（郝永忠）、混十万（马进忠）……十三镇兵马也瓦解冰消，重新打起土匪旗号一哄而散。

桂王（永明王）从桂林向西逃，最后被吴三桂追入缅甸就俘，结束了大明皇朝两百余年的统治，大汉子孙再次在异族的统治下呻吟。

廿几年过去了，到处仍遗留着可怕的烽火余痕。有些村庄根本就在世间消失了，有些仍是没有鸡犬的废墟。

原来有廿万人口的湘潭，这时还不足五万。

大清皇朝的八旗兵驻守在首府长沙，小县城很佳看得到真正的满清人。唯一让人们觉得改朝换代的表征，是官吏们穿的袍服变了样，和每个百姓（男人）头发剃掉了一半。——一半头发当然不能梳发结，只好编成辮子挂在后脑上啦！这条丑陋的猪尾巴，在大汉子孙的头上，足足悬挂了三百年，成为耻辱的标志。

天下太平了，读书人重新拾起经书埋头苦读，以便成为皇朝的新贵；人总得活下去。

一位穿一袭儒衫，外面加了一件奇形怪状马甲的年轻书生，手中有一把折扇，一摇三摆上了码头。

没错，是外地人；外地的贵人，

“到了地头？”书生向两个中年人问。

“是的，少爷。”那位右耳下有条旧刀痕的中年人欠身恭敬地回话：“这里就是湘潭。走路到衡山，还有两百里左右。如果走水路，更远些，但比较舒适”

“等这里的事办妥，再决定怎么去游南岳。”

“是的，少爷。”中年人恭敬地答。

“这就进城吗？”

“是的，少爷。”

湘潭城内，市况比城外好不了多少，街上没有几家象样的店铺，行人零零落落。

兵荒马乱期间，也就是豪强们称雄道霸的时候。

湘南一带，其实太平不了几年。自从何腾蛟殉国湘潭，桂王退入广西，程式相死节桂林，桂王西走之后，这一带仍然受到大群散兵土匪的蹂躏，十余年后，吴三桂反清，这一带又成了战场。

从康熙十三年打到十九年，去年（廿年）吴世潘始终被总督四川湖广军务蔡毓荣，率绿旗（汉军）与少数八旗兵团围攻昆明，吴世潘自杀，结束了大周（吴三桂国号）八年半壁天下。

吴三桂是在衡州称帝的，周兵真正退走贵州是十九年。所以，这一带周兵和清兵你来我往打打杀杀，整整杀了七年。在这短短年余的太平岁月中，地方的元气要想恢复，谈何容易呢！

兵祸之后，正是豪强们大展鸿图的最好时机。谁敢杀敢拼，谁就是大爷；谁拥狐派群狗党，谁就是一方之霸。

如果等社会秩序步上正轨，那么，发财的时机便消失了！

湘潭城正在走向恢复社会秩序的交替关头，也正是豪强们发展势力到达最高峰期间，各路英雄各展神通，各占地盘。

明的地盘是设法取得无主的田地、店屋、财物；暗的地盘是划分势力范围，保护既得的利益，网罗羽翼招引爪牙亡命，锄除异己壮大声势。

城内弱肉强食，城外乡间也同样混乱。

有些村庄早就成为废墟，有些乡镇已经人烟断绝。

官府为了要田地早日复耕，因此只要有人提出些少证确；其至不需提出所有权证据，只要能保证复耕，能托些有力人士在官场活动，就可以取得合法所有权。因此，新的村庄开始建立，新的地主取代了旧主人。

当然，那些曾经投身绿营，替大清皇朝尽忠效力的退役兵勇，有优先划地的权利。而那些曾经被周兵掳走不得不成为“叛逆”的人，即使敢逃回来，也不敢争自己的产业。

总之，绥靖期间，这种弱肉强食的局面，决不是三年两载便可顺利结束的。

这位年轻书生，在摇大摆进入此处豪强猎食场。

他们住进水东门大街的衡山客栈。押行李入店的，有八名神气的佩刀大汉，和两名老仆，两名书童。

在旅客流水簿上，留下的资料是——

“辽阳吴锦全，汉军旗人；廿四岁；游学云贵荆楚。仆从十四人。”

店东一看是汉军旗人，连打四次哆嗦，怎敢再问底细？店中第一次接待旗人，无限光荣，上自店东下迄伙计，皆战战兢兢惟恐得罪贵宾。

店东刘南天，五十未到头上光秃秃，所以绰号称秃龙，曾经是本地的名武师，也是湘潭六太岁之一。

卅年前，汉奸孔有德率领清兵再夺长沙，他就在混十万（马进忠）手下摇旗呐喊，半兵半匪，见了清兵就向后转，抢劫时却奋勇争先。太平后摇身一变，成为顺民，本地的人谁也不敢向官府告发他。

这位仁兄虽说武艺高强胆气超人，但在旗人面前却气沮心惊，竟然不敢向这位自称辽阳吴锦全的人，索取身份证明查验真伪。

衡山客栈是目前城中最大的一家客栈，不但接待往来湘江的旅客，也接待从湘乡、宝庆方面来的客货商旅，规模相当大，可容纳旅客三百名以上。右邻，是南岳酒楼，东主是另一太岁神鞭谭坚谭

大爷。

其实，谭大爷的九节鞭固然出神入化，他真下的趁手兵刃是钯头，一钯在手，三二十条大汉也近不了身。

问题是这种木制的怪钯只能用来教武，不能作为兵刃携带，所以不常使用，他这门绝学派不上用场。

一连三天，这位叫吴锦全的书生仅带了两个书童，在城内各处游荡，自得其乐，吸引了无数市民的注意，在以往，市民所见过的旗人都是官兵，罕见旗人平民，难怪会引人注目了。

吴锦全的穿着打扮与气概风度，也令人刮目相看。他成了全城人士注目的中心，却忽略了他手下那些驽悍大汉们的活动。

有几个有心人暗中留了神，本城第一位太岁天狼星石昆便是其中之一。天狼星位在城东的仰高山下，城外东门湘江下游一带良田都是他的；是在廿余年前清兵完全取得湘南控制权后取得的。

这位太岁的出身来历没有人知道，但全城的人皆知道他拥有一大群水客做爪牙，在长沙府城更拥有庞大的潜在势力。

地头蛇对外来的特殊人物，是不会掉以轻心的，必须留心提记外来的势力扩张到自己的地盘，影响自己的权益和威望。

一头虎或者一头豹，为了保护自己的猎场，它会经常巡视自己划下的界限，随时都准备驱逐入侵的同类或更强的异类。

天狼星暗中留意吴锦全带来的每一个人，不动声色暗中准备一切，包括派人到长沙去追踪查究对方的行踪底细，派快船到长沙，半天就可以到达。

三天，甚么事都没有发生。

城中本来有八座山，其实只可算是土丘，数百年来，士兵逐渐被夷平，目下只剩下唯一的仰高山。山西麓不远便是县衙所在地。

县前街绕过山北麓，绕过天狼星的衡山别馆（湘潭在隋进一度曾称衡山县），再有一段市街，直达城根的小巷。市街东首有魁星楼，那是早年的县学旧址。还有关王庙，规模不小。

关王庙据说是南明一代孤忠、中湘王何文烈公何腾蛟所建造。当初左良玉在汉阳反叛福王，挟持以兵部右侍郎兼总督湖广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广西军务的何腾蛟。何总督自杀不成，舟至汉阳

门，他在四名副将与一队兵勇的监视下投水自杀，漂流十余里，被一艘渔舟救起。

追踪而来的部属带了他的印信寻到，救醒他时，渔舟和渔夫突然在众目睽睽下平空消失了。

再一看，获救的地方正是关侯庙前。

此后，他赶赴长沙，重新召集兵马，收编李自成的贼兵，与清兵血战四年之久，最后尽忠于湘潭，被俘绝食七日后被杀。

关王庙的右侧不远处，有一座古老的湘潭客栈，住店的旅客三教九流都有，身份普通比衡山客栈的旅客低，当然房钱要便宜些，设备也差。

这天傍晚时分，三位堂客人店投宿。

这三位堂客好神气，两位穿蓝缎子劲装，佩剑挂囊手提包裹；另一位穿水湖绿衫裙，也佩了剑。

看年岁，三人相差有限，都是双十年华左右的年轻美丽俏女郎，但所佩的剑相当沉重，不是用来驱邪的饰剑，而是用来杀人的家伙。

接着又来了三位旅客：一位高年老太婆，一位青衫布裙十七八岁小村姑，一位八九岁脸容忧戚的小童。

跟着落店的人，是一位剑眉虎目，手长脚长的廿余岁壮汉，背了一只特大的包裹，穿短袄，窄腿管长裤短靴，腰间胡乱缠上一条褐布长腰带，腰带上插着一只箭囊，前额剃得光光亮亮，后脑吊着一条油光水亮的大辫子，说明他是大清皇朝的好顺民，不象那些心存反叛的人以辮缠头。

自然而然地，三批旅客住进了同一院子的客房，毗邻而住，壮汉住在最后一间。这进院子客房都是单间，聊可算是上房，前后共有两排房间，水井就在天井里，旅客如需要额外的水供应，必须自己到井边打水。

全店都在忙碌，旅客和店伙进进出出，谁也懒得管旁人的闲事。

院门廊旁，一名大汉一直等到三位美丽女客，和老太婆老小三人进入客房之后，方泰然离开。

这位大汉，正是吴锦全的八随从之一。但今天没带任何兵刃，穿着打扮毫不起眼。

走廊通向另一进客房转角处，一位店伙打扮的人，一直就暗中留意大汉的一举一动；他是天狼星的爪牙。

螳螂捕蝉，不知黄雀在后。

掌灯时分，南岳酒楼后院的密室中，店东神鞭谭坚设下一桌酒菜，招待两位本地名人：天狼星石昆和衡山客本的东主秃龙刘南天。

天狼星是本城六大岁之首，高大魁伟红光满面，半百年纪外表却象卅岁的壮年人，可知他在兵荒马乱期间，依然保养的很好。

秃龙刘南天却相反，小肚已经挺出来，头发也掉光啦！大概与他开客栈有关，吃得太好反而早些断绝命中注定的口粮，而且操心太多。

天狼星相貌清瘦，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。天生一双胡狼眼，眼神既阴森又凶狠，是属于令人看一眼就难以或忘的人物，可能他的绰号就是因此而获得的。

“刘老哥。”天狼星放下酒杯说：“那家伙在贵店的活动，可有进一步的发展？”

“没有。”秃龙不住摇晃那秃脑袋，神色相当忧虑：“好像他闲得无聊，无所事事似的。似乎，他真象来本城闲逛，看看咱们这座破城。”

“石兄。”神鞭谭坚向天狼星说：“依兄弟猜测，他们恐怕真是来看地的。这两年来，外面谣传了不少谣言，云南方面平定之后，旗人要大举南下，到各州县划地成家立业。石兄，你城外的田，在本县是最肥沃的，靠城又最近，真要划地，你的地将是他们最先选择的目标，可得早作打算才是！”

“不可能。”天狼星的口气充满自信：“当初旗人人关，在京师的确曾经划地，但不久便停止了，划了的田又重新交还原主。”

“长沙去年建了满城，安置八旗兵的家眷，概由地方拨款供养，他们根本用不着自己要田地来耕种，做主子得意得很。这方面，我一点也不担心。”

“那……他此来……”神鞭谭坚双眉深锁：“石兄派人到长沙查踪，可有回音？”

“消息午后传回来的。”天狼星淡淡一笑：“有人亲眼看到他们在满城出入；到过提督学政衙门；也曾经在抚标衙门进出，派头大得很，是旗人已无可置疑。可疑的是他手下那些人，似乎对本地相当熟悉。”

“十四个仆从中，没有一个是旗人，江湖味甚重，举动鬼祟，真弄不清他们的目的何在。除了等他们暴露意图之外，咱们毫无办法，谁也惹不起他们。”

“也许咱们是在杞人忧天。”秃龙苦笑说着：“过几天等他们玩够了，上船离埠他往，咱们白担心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”天狼星说：“只怕事与愿违。傍晚他一个仆从跟在一群武林娇娃后面，跟踪她们到潭潭客栈，委实令人起疑。”

“那几个武林娇娃是何来路？”神鞭谭坚急问。

“不认识。”天狼星摇头：“谭兄，你是知道的，最近十年来养尊处优，兄弟很少在江湖走动了。那三个女的很美，美得令人看第一眼就会想人非非，年纪在廿上下，显然是出道不久的人，兄弟怎会知道她们的底细？”

“三个女的，很美很美……”神鞭谭坚喃喃自语，低头思索。

“她们在流水簿上写下的姓名，是蓝芬、蓝芳姐妹，和黄州郑绮春。”天狼星将所获的资料说出。

“哎呀！夺命一枝春郑绮春！”神鞭谭坚记起来了：“蓝田双燕，飞燕蓝芬、穿云燕蓝芳姐妹，从没落过案的女飞贼，她们为何光临咱们这没有半个财主的小地方？”

“这可不一定哦！”秃龙怪腔怪调地说，瞥了天狼星和神鞭一眼：“人无横财不富，马无野草不肥；要发横财，必须在天下大乱前后才有希望。咱们湖广大乱了三十年，人死掉一大半，有些人死得族绝了断，有些人家破人亡；国亡家破，城镇为墟；但也有些幸运的人，这期间发了大财。”

“有些人得了高官厚禄，有些人得了数不清的子女金帛。财不露白，真正有钱的人，只有自己明白……哦！不，只有少数人明白，

所以难免有是非。”

“不过，依我看来，这位旗人贵公子，似乎不可能与这三个江湖魔女有什么牵连，他为何要派人侦伺三个刚到埠的陌生女人？”

“咱们愈谈愈复杂，把所有的人都扯在一起了。”天狼星淡淡一笑，有意结束话题：“不管这些江湖人与贵公子是否有关连，总之，不会有好事，说不定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把咱们也扯上。”

“今后，咱们必须更加小心在意，任何事情发生，切记冷静应付，最好能置身事外，万一他们是冲着咱们湘潭的人而来，吃时必须精诚团结，一致对外。”

“好了！现在，咱们喝酒，以后再好好商量对策，在没发生任何疑征候之前，咱们穷紧张，会误事的。”

“怕只怕事情发生，已来不及应变了。”秃龙意味深长的说：“不是强龙不过江，我担心他们是有备而来的。”

“兄弟主张先发制人，不能坐等他们先发动。”神鞭提出强硬意见：“直接与他们谈判，以迫使他们暴露所图，这样比较稳当些。”

“如何谈判？把他们掳来逼供？馊主意。”天狼星用嘲弄的口吻说：“三个魔女咱们或许对付得了，那位旗人贵公子身份地位悬殊，谁敢去动他？如果他在本城有了甚么三长两短，咱们的县太爷恐怕也得丢脑袋，你敢去招惹他？不信你可以问问秃龙老兄，衙门里是不是已派人守候在店中暗地里保护他了？”

“不错，派的人不止一两个，而是四五个。”秃龙说：“据捕头快活一刀张景隆说，那旗人并未向县衙要求提供保护，但县衙有责任留意他的安全，如果出了事，快活一刀恐怕将是第一个倒楣鬼。”

“所以，咱们除了沉着应变，等候他们先行发动之外，无事可为。”天狼星用警告性的口吻说：“谁要是忍耐不住逞强想抢制机先，必须先做好最坏的打算。你们明白最坏的意思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神鞭谭坚的语气暴露了心中的恐惧。

密室中两侧有小窗，右侧的小窗本来是虚掩着的，六月天室中不算热。蓦地，支呀呀怪响，窗门象是被风吹开了。

外面院子窄小，不可能有风。

神鞭谭坚是主人，他当然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季节，才能有风吹

开窗门。他怪眼一翻，冷电乍现，身形突然离座跃起，迅捷地贴立在窗侧，反应之快，超人一等。

微风飒然，白影似流光射入室中。

神鞭谭坚在同一瞬间，右手伸至窗侧，手中的一双竹箸射出窗外。

天狼星并未移动，冷哼一声，左手一伸，食中两指挟住了飞向桌面的白影，人随即闪电似的现身在窗口。

秃龙的反应最慢，但却表现得最大胆，身形就在白影射来将近桌面的瞬间平射而出，以快速的乳燕穿帘轻功身法，跃出窗外去了，恰好跟在神鞭射出的竹箸后面。

变化极快，三人的反应表面上各行其是，其实配合得天衣无缝，相互之间的默契心意相通。

等秃龙穿窗而出，神鞭已随后跳出窗外，金铁声入耳，围在进中的九节钢鞭已经在手，随时可以接应先一刹那现窗的秃龙。

而到了窗口的天狼星，也可以用暗器掩护出窗的神鞭和秃龙。

小院子里暗沉沉静悄悄，没有任何可疑的声息。

“人已经走了。”站在窗内的天狼星说：“这人的身法，已到了来无影去无踪的轻功通玄境界。”

神鞭和秃龙回到室中，脸色不正常。

“这人将是最可怕的劲敌。”秃龙悚然地说：“我居然没看到他的形影，几疑是遇见鬼了。”

“石兄，丢进来的东西是……”神鞭向天狼星问。

“一张官用纸笺。”天狼星将八行笺大小的纸笺在灯下伸开，念出笺上的字句：“残民号奉天；叛逆称忠贞。”

“这……”秃龙脸色大变。

天狼星的脸色也变得苍白扭曲，持笺的手在发抖，一把将笺揉成一团，手一摊，纸团成了粉末洒在一只盛汤的大碗里。

“快回去查你店中旅客的动静。”天狼星向秃龙说，声调都变了：“我得回去加派人手，以后再谈。”

秃龙急急夺门而走，慌张失措。

“石兄，请等一等。”神鞭拦住了天狼星：“笺上那两句话有何用

意？好象你和老刘都知道内情呢？”

“潭兄，你最好不要问。”天狼星郑重地说：“今晚的事，切记守口如瓶，这是避免灾祸的金科玉律。”

“石兄……”

“我要走了！”天狼星匆匆地说，急急走了。

神鞭并不送客，独自坐下盯着灯火沉思，口中低低念着笺上的字句：“残民号奉天，叛逆称忠贞……这是什么意思？奇怪……”

密室的门是虚掩着的，客人离开时顺手带上门而已，并未上闩。

门悄然被推开来，进来一个浑身黑的人，面部也被黑头罩遮住，仅露出一双黑亮的眼睛。

“阁下，可记得奉天倡义大元帅？”

神鞭扭头一看，大吃一惊，有人进入密室，他竟然没听出任何声息。

“你……你是……”他倏然站起问，右手也搭上了九节鞭的握柄。

“如果阁下不记得，我提醒你。”不速之客不理睬他的反应，继续说：“大顺皇帝，该记得吧？”

“李……李自成？”他倏然脱口道：“闯王？”

“对。忠贞营，阁下该记得吧？”

“兴国侯李赤心……”

“对。李自成的侄儿。”“那天杀的……”

“他败没时经过贵地，弃城不守，带了他的忠贞营背叛桂王，背叛了一手提拔他的太师何腾蛟……”

窗外友影一闪，一个浑身灰色戴了灰头罩的人出现在石室内。

“阁下错了！”灰衣人接口：“李赤心并未背叛桂王，也没有背叛何太师，而是情势所迫，这一带城镇的人，已先一步被泥十万（马进忠）杀光赶空了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颗粮，他怎能守？”

“他更不知道何太师仅带了卅名随从来追赶他，何大师身为主帅，闯人空城竟然不赶快退走，终于被大清兵生擒活捉。阁下归罪于李赤心，是有欠公平的。”

“我不捉你的鬼话。”黑衣人说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不必问我是谁，我正想要知道你是谁？”灰衣人冷冷地说，向前迈进。

“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。”黑衣人说，背着的双手徐徐下垂：“你说大清兵三个字，已经表明了你的身份。”

“我不在乎你把我看作什么人，重要的是我要知道你是谁……”

黑衣人蓦地一声长笑，双手前后一分，右手指向窗户，左手伸向室门。接着身形疾射，扑向灰衣人。

窗外和门外皆有人抢人，都是身手超尘拔萃的高手，黑衣人百忙中扭身仆倒，避开几只细小暗器的袭击，生死间不容发，袭击与闪避完美得无懈可击。

同一瞬间，灰衣人合力阻击，硬碰硬主动接招攻击，双爪一分硬接黑衣人走中宫探入的大手，并起右脚踢出，进攻对方膝盖和下档，接招中同时反击，气势显得极为浑雄，目无余子。

这瞬间，拳掌着肉声暴起，人影疯狂地闪动，劲气迸发。

旁观的神鞭竟然无法分辨招式，也无法看出谁被击中了，惊得张口结舌，感到手心冒冷汗，丹田寒气上升。

黑影似流光，消失在室门外黑暗的走道里。

那位从门外抢入阻截的另一位灰衣人，避暗器仆伏滚出，身形尚未挺起，来不及拦阻黑灰人。

灰衣人连退了三步，原来精光似电的双目，明显地呈现失神状态，双手也显得失去灵活。

“不能追，危险！”灰衣人急叱及时喝住挺身跃起，正要追赶的另一名灰衣人。

滚倒在窗下的第三名灰衣人也一跃而起，骇然道：“三星聊珠飞钱绝技！这家伙并不想下毒手，而是存心卖弄向咱们提警告，不然……”

为首的灰衣人掬起双袖，那精工缝制的一双皮护臂崩散而坠。

“好可怕的掌力和抓功！”灰衣人语气不稳定：“这人是何来路？”

“属下即派人全力查他的底。”第二名灰衣人欠身说：“他如不先发笑声警告，属下万难逃过他的飞钱袭击，这人将是公子的最可怕劲敌。”

“他志不在我们。”为首的灰衣人说：“慢慢来，我会降伏他的。”

神鞭谭坚感到脊梁发冷，知道灾祸已经临头。他这间密室建在房屋的深处，大白天公然寻找也难发现，而今晚竟有两批高手出现在室中，密室已失去秘密的效用了，这已经表示他已暴露在许多人掌握中。

他有赤裸着身躯站在人丛中，被人们品头论足的感觉，在羞愤与恐惧中，油然兴起拼命的念头。

刚准备解下九节钢鞭，为首那位灰衣人的目光，突然落在他身上。

“你给我乖乖坐下，我有话问你。”为首灰衣人用阴森森的口气说：“除非你活腻了，不然你最好不要玩你那根小孩玩具。”

他拼命的勇气消失了，就凭刚才两方面的刹那间交手，两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超凡入圣武功和反应，他真不敢想象自己是否接得下对方一击而仍有命在。

“你……你要问什么？”他毛骨悚然地依言在桌旁落座，语气中充满了惊慌恐惧的神色。

“有两件事请教，希望阁下能衷诚合作。”灰衣人在对面坐下说，一双冷电四射的怪眼紧盯着他：“第一、贵地湘潭六太岁中，除了阁下之外，有那些人曾经跟随过李赤心，或者郝摇旗或混十万。”

“第二、李自成的妻子高氏，与她的弟弟高必正，手下有十名亲随，号称十孩儿，高氏姐弟与李赤心同受招安之后，成立劲旅忠贞营，这十个十三四岁的可怕小鬼失了踪。忠贞营驻守常德之后，就从来没有任何人见过他们。我知道李赤心最后在夔州，应何大师之召领兵前来衡州，准备反攻长沙，被混十万拒绝让出常德地盘，以焚壁清野逼使李赤心械尽粮绝，孤军走长沙因而败没。从益阳赶来追寻他的何太师，也因此而在湘潭死节。”

“李赤心在贵地进兵长沙之前，遣散了二十八宿亲军；廿人宿中，从前是与十孩儿直接连系的人，他们隐藏在贵地改头换面，下

落不明。”

“门下是湘潭实力最雄厚的地头蛇，你的南岳酒楼隐有龙蛇，消息极为灵通，应该知道廿八宿一些消息。现在，我要求你合作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如果不肯合作，下场将十分悲惨，希望你了解悲惨两个字的真实意义。你不是光棍亡命，光棍亡命可以一言不合拼死玩命，丢掉老命小事一件，死并不悲惨。”

“你能……”

“我能将你送入十八层地狱，而且将会有许许多多的人跟随你下地狱。”

“你是衡山客栈的吴锦全？”他鼓起勇气问。

“不要问我的来历。”

“好，在下回答你的两个问题。”他咬牙说：“人生一世，草生一春，一世三十年，卅年前的事，在下已经记忆模糊了。”

“你最好不要记忆模糊，因为你年仅五十出头，还有一世可活，要活就必须往事如在目前。”

“第一、天狼星是郝摇旗的贼首。郝摇旗、混十万、射塌天刘体仁一群臣首窜来长沙，接受何太师招安，天狼星便与一群匪徒一哄而散，隐姓埋名在本地落户。第二、廿八宿的确有几宿隐身在衡山山区，至于隐身在何处，在下不知其详，也难得过问。这是在下所知道的确实消息，阁下如不满意，瞧着办好了。”

生死关头，他将天狼星要求一致对外的警告置诸脑后了，人在这种利害关头，难免趋利避害的。

“以初步合作的成效来说，我非常满意。”灰衣人整衣而起：“以后，我会与你保持密切联络。今晚的事，切记不可向任何人透露丝毫风声，你明白吗？”

灰衣人离座举手一挥，另两名同伴一趋窗，向室门走。

“在下明白。”他点头：“在下有件事甚感困惑，阁下能否指点迷津。”

“想不到你说话倒是怪斯文的。有甚么困惑，你说吧！我尽可能替你指迷解惑。你要明白，我到贵地来之前，对贵地的情势，已